

大众文库 ● 世情小说卷
张贺琴 主编

你到底

爱

不爱我

揭秘社会隐私
写真众生情感

静心斋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你到底

爱

不爱我

静·心·斋

大众文艺出版社

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

你到底爱不爱我

静心斋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到底爱不爱我/静心斋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5

ISBN 7-80171-468-7

I. 你...

II. 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7876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45 千字 插页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7-80171-468-7/I·317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1 号 邮编 100007

· 写在前面的话 ·

21世纪文学回归大众

陈鹤

《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第一批五本原创长篇小说终于出版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短短十几年里中国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裂变与转型。人们的生活、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价值观念都在这样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裂变与转型中发生强烈震荡。往日宁静闭塞凝固的生活被动荡浮躁焦虑的生活代替，社会变得多元、多维、多彩。与之相比，八十年代曾经轰轰烈烈的文学却显得憔悴、苍白、力不从心，不得不借用各种商业手段炒作叫卖。是时代和读者抛弃了文学，还是所谓作家、批评家的那种文学滞后于时代和读者。

大众文艺出版社换了一个角度，向读者推出《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这个选题特邀从事长篇小说编辑工作三十多年的著名编辑张贺琴主编，这套小说的作家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他们描写的是各自的视角看到的世界，他们倾诉各自对生活境遇的感受。读者将从这些文字中看到巴尔扎克似的对于时代物质生活的全方位细致描摹；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深刻拷问；看到当今时代大众的精神生命和物质生活

体验。我们管这样的作品叫大众小说。它们的作者不是那种自命不凡的文学精英，它们的内容也不是那种为文学而文学的无病呻吟，玩弄文字游戏。它们来自于人们的心灵痛苦，来自对急剧变幻的社会生活和自身生活方方面面的困惑。

《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第一批五本原创小说，出自五位男作家之手笔。这些小说对社会、对生活充满敏感。这些小说的内容来自社会深处，这些小说的作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感受人性的扭曲和压抑，他们笔下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困惑是读者的困惑，他们的失望是读者的失望，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读者的憧憬。他们在文字中的宣泄、叫喊、呻吟，也都是读者的宣泄、叫喊、呻吟。他们的文字来自对生活的直接感受，他们的文字是时代的镜子，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最细微的全貌，读者能够在这些文字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和感觉，希望或失望，愉悦或忧伤，甜蜜或痛苦。

我写作，我就是作家。大众文学是来自人们生活 and 心灵的文学，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从这里起步，走向新生。

2004年3月20日于新加坡



爱是世间最难捉摸的情感，即使亲口说出来也未必可信。一切只能凭感觉，可感觉又是那么飘忽不定。



序

三十而立。我正是在这年找到了可以为之献身的事业,开始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周围的朋友大多摇头不解。这也难怪,谁能理解一个揣着计算机博士文凭的家伙愣要从头去攻读新的学位呢?

可我却很激动。比起那些一辈子也没能找到自己的人来说,我实属三生有幸。我已不再是从前的我,再不会犹豫懦弱,胸中正充溢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这也正是那场不寻常的经历教给我的。

重新入学前的那个下午,我在家整理衣物时,侯莹女士哼着《快乐老家》进了家门。老实说,这首歌早已成为我俩共同的条件反射,一听到它,就会忍不住激情飞扬。虽然她的体态已不再轻盈,小腹隆起到了纸包不住火的地步,可我还是一把抱住了她。

“小女巫,又上医院体检了?咱们的小宝贝还好吧?”

“再好不过。对了,晓枫,我还想告诉你个秘密。这些



天我在家闲着没事,就想试着把咱俩的故事写出来,已经写了前半部,你晚上抽时间看看?”

当晚,在我俩温馨的小家里,我开始拜读这部名为《你到底爱不爱我》的小说。题目乍看有些煽情,颇符合小女巫一贯的小资情调;我本想建议她修改一下,但转念又想:很多感触其实因人而异,同样的文字有人会觉得浪漫,有人却觉得凄凉也说不定。

“感觉怎么样?”当我合上文稿时,偎在一旁的侯莹迫不及待地问。

“一时还说不好,让我再想想。”

临睡前,当我用残缺的手指熟练地摩挲着怀里的侯莹时,她忽然哭了。她说她又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来,她说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我的手指,那么纤细修长,不弹钢琴绝对是个浪费……可惜,后来我亲手砍掉了一截小指。那个鲜血淋漓的场面至今仍清晰地印在她的脑海里,一想起来就让她头皮发麻,不寒而栗。

“晓枫,答应我,无论今生多痛苦,决不要再砍它,好吗?”她抽噎着说。

“没问题,我发誓。”

“告诉我,你现在快乐吗?”

“快乐。”

“真的?”

“真的。”

“像从前一样?”

“不。”



“为什么？”她一惊，“难道你今生就永远无法恢复了？”

我深深吸了口气，拍拍她道：“小女巫，你别怕。我是说我现在比从前更快乐。人生就像道教的九重天。第一重天你原本快乐；到了第二重，忽觉痛苦无比；咬着牙熬过去来到第三重，你会觉得更快乐。也许外人看不出你有什么变化，但只有你自己清楚——现在的你已今非昔比，心境再不同于从前。”

“那……那就好。”侯莹松了口气，又悄悄道：“你觉得小说到底怎么样？”

我想了想：“我想亲自写后半部。”

“晓枫，你上当了。”侯莹轻叹道，“这正是我让你看的原因。我……我实在不忍心写后面的故事，可又不愿让它从此湮没。”

老实说，换做一年前，即使把我五马分尸，我也绝不会动笔的。但今天，我已无所畏惧。

言归正传，下面就是我俩的故事。如果你觉得前半部矫情得不堪忍受，请别找我（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情可能是当年的我干的）；但请放心，我将努力保证后半部的叙述绝对客观公正。

你
到
底
爱
不
爱
我

你 到 底 爱 不 爱 我

上 部

你
到
底
爱
不
爱
我



一 让贤

“没问题，我可以从哥哥做起。八年抗战小日本都会投降，何况你呢？”

虽隔多年，贾红兵的这句话仍清晰地回响在我耳边。我当时并未理解，只觉得挺幽默；但真正理解时已经太晚了。

那年，我正在海滨大学读大三，而贾红兵已是一名硕士研究生。我俩在一次舞会上偶然相识，他当场就迷上了我，可我并不来电。我推辞说年龄相差四岁，只能做兄妹。于是，他就这样回答我。

一周后，我几乎已将贾红兵忘掉。周末那晚，李梅和我高高盘踞在五楼的宿舍里，一边嗑瓜子锻炼咀嚼肌，一边俯览众生。

正是华灯初上，月色朦胧，微风撩人心扉。各类男士正



络绎前来朝拜女生宿舍。有趾高气扬健步而入者，有手捧鲜花惴惴挪步者，当然，也少不了团团打转三过楼门仍死活不敢入者。

“侯莹哪，都大三了还孤家寡人的，你要蹉跎到什么时候呀？”李梅一副马大姐的口气。

据说，海滨大学不仅靠学术，更以僧多粥少闻名于世；因而稀缺的女生就常常被万众瞩目，正如古诗所言：“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李梅和我也算是外语系的两朵奇葩，风格迥异但异曲同工。她对男生的殷勤一向来者不拒，一场场游戏下来受伤的总是别人，被心悸的异性冠以“笑面虎”。我的信箱里也不乏抒情力作，但我一味拒绝，以至追我的男生前仆后继，全线阵亡，被那些酸溜溜的家伙污蔑为“冷面杀手”。

可我何尝不想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呢？只是，我叹了口气：“人海茫茫，怎么就找不到扣人心弦的家伙呢？”

“你也太理想太纯情了。总不能找不到就一直耗下去吧？这样对痴心的男生也不公平。要不先试着预演几场？”

“没激情怎么演？总不能该笑的时候想哭吧？”

“侯莹——”楼下有人大喊道，接着是一声响亮的呼哨。

李梅的反应可真叫快，立刻就趴到窗口望下去——难道她受过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训练吗？

“哇，他可真是帅呆了！”李梅惊叫起来。

我莫名其妙，也凑到窗前，正望见楼下翘首盼望的贾红兵，不由好不恼怒：他这样大喊是什么意思？想让别人误解？



“你别咋呼！什么帅呆了？帅得发呆还差不多。”我骂李梅。

“我竟然看错了你。”李梅回头仔细打量我，眼里的嫉妒如刚开瓶的上等啤酒泡沫溅了我一身：“我一直以为你没心计。没想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出手就把市长的公子给擒获了。”

我一向看不惯李梅的世故与俗不可耐，忿忿道：“市长公子又怎么了，我根本就看不上眼！”

“那他干吗来找你？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我简要回顾了一遍上星期的舞会邂逅，最后点评道：“这家伙一点情调都没有，只会死缠烂追。”

李梅可羡慕死了，尤其欣赏那句“八年抗战”的玩笑，忍不住替他辩解：“人家哪里是死缠，分明是痴情嘛！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不要就让给我？”

“好呀，我正愁出不了手呢！”

“你不反悔？”李梅认真起来。

“当然。”我很坚定地说。

“侯莹——”贾红兵又在楼下喊起来。

“贾红兵么？侯莹让你上来坐会儿。”李梅兴奋地探出头来，就像刚布好圈套的猎人。

贾红兵进了宿舍，李梅忙不迭地把他让到自己的床上，又张罗着端茶送水，热情得就像正在喷发的维苏维火山。

“请问小姐芳名？”贾红兵随口问。

“李梅。木子李，梅花的梅。”李梅的发音异常清晰，断



无听不清之虞。

李梅挨着贾红兵坐下，我坐在他俩的对面，保持着壁上观的良好心态。

“今晚有空吧？”贾红兵瞟了我一眼，对着李梅又道：“可否赏光一起去跳舞？”

“有空，也想去。”李梅的声音听来好不温柔，“可就怕你请的不是我，去了会碍事。”

“哪里，哪里。就是专程来请你的，是不，侯莹？”贾红兵看我微笑着点头，又道：“李小姐去了，那还不是蓬荜生辉，举座皆惊！”

“你这么诚心，我就不好推辞了。”李梅柔声道，“可我跳舞不如侯莹，听她说你是舞林高手，能花点时间教教我吗？”

天哪，这可是几年来第一次听到李梅赞扬我的舞技，真叫人乐不思蜀。

“荣幸之至。”贾红兵慨然应诺。

“听说你的专业是自动控制，是研究机器人吗？一定很有趣吧？”

“还可以吧，主要研究机械手的抓举控制、旋转角等等。”

“象我这样吗？”李梅举手抓了一把瓜子，递给贾红兵，“角度如何？”

没想到一向讨厌理科的李梅好学起来劲头还真足。

“可惜太优雅，太灵巧了。”贾红兵笑道，“如果是机器人就该再僵硬点，抓和举的动作要分两步来……”

我可没兴致听他们枯燥的学术探讨，借口上厕所溜了



出去。

我在阳台上轻舒猿臂，畅吸新鲜空气，遥望夜空，星光灿烂，一颗流星正划过天际，真是心旷神怡。听天文预报说再过一段时间有一场流星雨，到时候一定要看看。

我再次回房时，他们两人的距离明显靠近。李梅的声音已接近到让人销魂的地步；贾红兵的研究方向也转移到了活生生的漂亮女机器人身上。

“你的眉毛挺漂亮的。”他对着正在搽脂抹粉的李梅道。

“侯莹，赶快来准备一下，就等你出发了。”李梅迫不及待地催我。

我揉揉肚子，哭丧着脸说：“糟糕，可能是昨晚着凉了，恐怕去不成。真对不起，你俩去吧。”

贾红兵一愣：“要紧吗？要不要我陪你上医院？”

“不用，捱一晚上就好了。”我坐回床上，“你说好了教李梅跳舞，可别让人家失望。”

李梅假惺惺地倒了一杯热水端给我：“你真的不能去？好可惜地！”

我向她眨眨眼，扯开被子躺下：“你们快去吧，我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

他俩走后，我一把坐起来，好不得意，越想越觉得自己英明，功德无量。

我打开电脑，愉快地到校园网的BBS上写起日记来。不知怎么一时文思如泉涌，全是妙句与感叹，譬如有这样一句：“丑如葛优不要紧，穷如乞丐又何妨？只要你愿陪我到